

道德真經解卷下

後七

無名氏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者天德也聖人觀天默與道合實無所得故曰不德以無所得故德自歸之是以有德也下德者所得之德也下德執德故曰不失德執著者不名道德是以無德也天德之德德不可至故無為而無以為所得之德執著其德故為之而有以為德降為仁若仁則可為也故上德無為而上仁為之然大仁不仁雖曰為之亦無以為而幾於上德者為義無於德而義則可

以虧也故下德為之而上義亦為焉然內以立我未能忘我外以制事未能無事雖曰上義猶未免於有所執也故有以為而類於下德者焉道降德衰仁義俱失以禮交物實相偽也故為而生患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即此以觀其所失每下可知已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忠信之薄也攘臂而仍之則亂之首也然德無上下而兩言自仁而降言上而不言下則其下者已不足道也至於以智為前識復不言其上是尤不及於禮矣窮思極慮揣而銳之故曰道之華苦心勞神以喪天真故曰愚之始不言失禮而後智則以禮者亂乎德而智者反乎道也是以大丈夫處德之厚不處禮之薄居道之實不居智之華故去彼入道之華而取此仙道之實矣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一者道也有一未形本無所得渾淪既判肇自古初則物得之天確然關乎上以無為用故得道而清地憤然處乎下以靜為體故得道而寧神杳然藏乎幽陰陽不測故得道而靈谷虛而窪天道也以天得道而清故谷得道而盈物止而育地道也以地得道而寧故物得道而生神舍於身百體之候王也神尸諸聖天下之候王也以神得道而靈故侯王得道以為天下正其致此者道而已若天失其清斯無以覆將恐裂矣地失其寧斯無以載將恐發矣神失其靈斯無以守將恐歇矣謂天無以清

也故吞失其盈而將恐竭謂地無以寧也故物夫其生而將恐滅謂神失其靈也故侯王失其正而將恐廢且賤歸之則顯其貴下附之則顯其高亦猶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海合水而為大人合并而為公故貴高者不可失於基本也是以侯王處一於域中故自稱以孤寡食氣於太和故自稱以不穀有百體然後身之侯王以貴有百姓然後天下之侯王以尊侯王得此而擅貴高之稱者豈非以賤為本故邪夫致數與者近取諸臂也今以轆軸輪輻合而成與若立與於前數其象體用有所拘不足以得與也合轆軸輪輻然後與有運載之名合百姓賤下然後侯王有貴高之稱王者貴也石者賤也玉出於石則貴亦以賤為本然玉者有質而自貴侯王得一本不自貴豈欲如玉石然哉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靜者地道也反地道之靜而為動是陰之感乎陽者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天道也由天道之弱而為用是陽之感乎陰者也故曰弱者道之用陽以無為用陰以有為體陰陽交感於太空之中而物生焉萬物由地道而生故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此乃反者道之動歟然有形者非天道不足為生故曰有生於無此乃弱者道之用歟是以聖人言有以無為無無以虛為虛虛以道為母自然者道之根本也若能存守玄都法其自然則由動之靜攝用歸體將復於道矣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上士既已明道也故信之篤守之固有聞

必力行之中士將以進道也勉而後中不勉則不中思而後得不思則不得一出焉一入焉聞之猶有疑心也故存亡之間未之或行下士直以夷道也譬猶但耳不知大聲擊猶象心不受高言及其聞道必有輕鄙之心焉故與道大反嗔然而笑之若道不見笑於下士其異於但耳之所聞眾口之所說幾希安足以為道哉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惟蚤夜以存思定適而然想勤行乎道則得矣進道若退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於存亡無累則可矣夷道若類且泥形色名聲之可得耳目鼻口之所者人笑乎道則過矣亦知四大之在域中猶不外於道者乎上德者天道也天道窪則盈以其窪也故若谷大白者王道也王道弊則新以其弊也故若辱廣德以地道言之用之不弊而成之若缺故若不足建德以大道言之建之不拔而修之罔覺故若偷以其若谷若辱若不足若偷則疑於喪其質矣然其為上德為大白為廣德

為建德而真常之質固自若也此之謂質
真若渝所以質真若渝者何謂大方無隅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也大方載
之德合無疆故無隅大器用之久於其道
故晚成大音不言而四時行焉故希聲也

大象不物天下往焉故無形也此四大之
所以大者夫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帝王之
德配天地之道而無名者天地之始也道
於之而隱焉若分四大於域中皆其顯道
而強名之者矣道本非善貸由天地帝王
體此道以成天下故善貸之名於是乎立
而曲成之効於是乎著然其成也且而已
豈有心於勸成而然哉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教
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人之所教亦我教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
將以為教父
易變而為一一之所以起也故曰道生一

一者形變之始天地有形之最大也故曰
一生二天地定位人居乎中而三才成焉
故曰二生三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
地沖和氣者為人然後天地含精萬物化
生故曰三生萬物天為陽而肅肅出乎天

則陰上交乎陽而物負之地為陰而赫赫
發乎地則陽下交乎陰而物抱之陰陽升
降兩者交通然後沖和之氣以成也故曰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一身
貌肖天地陰陽沖氣皆具其中其必有至
神者與之亦猶王公之於天下也於此配
域中之大是為孤寡於此食太和之氣是
為不殺世之人與神背馳反以為惡而王
公獨以此自任故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
教而王公以為稱陰陽沖和之氣通於萬
物固無所損益也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則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矣人之所教必
以天地之正也我好靜而民自正是我亦
教教之此謂損之而益強梁者反此矣故
不得其死此謂益之而損聖人觀之因以

為戒故將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
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
天下希及之

至柔者神也至堅者形也真神通於道能
亡能存惟以神御形則神能飛形而形由
之以馳騁矣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
之至堅至柔故無有至堅故無間以形御
形則形有所間故無間者不可入以神御
形則神有所通亦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
無有入於無間夫形之所化者不言之教
也神之所得者無為之益也若能體天地
之道處無為之事情不言之教則造乎形
而與乎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天下尚
言教而好有為故於此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可以長久

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

矣是以身殉名之過也鳥親所親者在身

不在名耶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

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以身殉利之過也

鳥親所多者在身不在貨也然榮辱立而

親所病貨財聚而親所爭彼以顯為是者

知名之為榮以富為是者知貨之為利故

見得而忘其形見利而忘其真然則得之

與亡其果孰病乎是其所亡者乃無名之

樸不貴之軀也病孰甚於此矣故甚愛於

名而不知止則其大者必費大者道之稱

所謂無名之樸是已多藏其貨而不知足

則其厚者必亡厚者德之質所謂不貴之

軀是已唯聖人體廣德之知足而不自貴

其貨所以不辱體上德之知止而不自專

其名所以不殆若是者可以長久與天地

並焉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

真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清靜為天下正

大成者地之德廣德若不足故雖成而若

缺大盈者天之德上德不自得故雖盈而

若冲成若為山其積必壞非大成也大成

若缺無時而壞故其用不弊盈若積水其

施必竭非大盈也大盈若冲無時而竭故

其用不窮此二者天地之用陰陽是也天

能生之無時不生而所生之用不窮地能

化之無時不化而所化之用不弊則以道

實行乎其中也唯通之為三故舉天地則

道可知若分而言之則大直若屈者地道

也地道直而不肆故若拙大巧若拙者常

道也常道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故若拙大

辯若訥者天道也天道不言而善應故若

訥然論其宗天地雖大不離陰陽而一陰

一陽者道也故積陽為天積陰為地陰靜

陽躁陽熱陰寒制陰者陽故躁可勝寒制

陽者陰故靜可勝熱然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其用何窮何弊之有哉夫道有清

有濁有動有靜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而况於物乎况

於事倫乎故曰清淨為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

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

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以道蒞天下者常使民無知無欲故人各

安其所而不爭糞其田疇而已及其下衰

世無以興乎道則見可欲而不知足於是

有欲得之心乃始據奪矯虔馮陵疆土而

戎馬生於郊也反觀諸身即在我之天下

故有道於身則安其分量以厚吾寸田之

守失道於身則馳騁田獵令心發狂而方

寸之田已失矣故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

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皆不安其分量

之過也其已甚則爭奪隨之若能安其性

命之分還身意所欲清淨而自守則取足

於身而得矣夫豈有不足哉此知足之足

所以常足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天下者九州山川河海滋生不絕也天道者四時陰陽風雨變化無窮也反觀諸身無不圓成是以聖人言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苟解乎此亦不必出戶窺牖而天地之道可知見矣若求道於身外則愈不足以得道是其出彌遠而其知彌少也豈知一身之中萬理咸備近取諸此無不充足者乎是以聖人體地之道以虛為身故不行而知無俟出戶體天之道以無為心故不見而名無俟窺牖體夫大道以自然為常故不為而成亦無俟進智力於所見所行之時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取天下為學者將以窮理故日益為道者將以盡

性故日損損之又損則盡性以至於命者也理有所窮性有所盡猶未免於為故言為學為道惟命有所至則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以至於無為矣無為者寂然不動之時也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亦有為矣故無為而無不為一有所為未免有累物之行一無所為未免有絕物之心聖人於天下何如哉亦處無為之事而已處無為之事力可以取天下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也然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及其有事亦不足以取天下矣知天下不可以有事取則要當學其所不學以至無為之道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欲歸初始反於未生故無常心善惡信誕惟人之所為我無容心焉亦因人之

心以為心而已百姓行善者我不知也百姓行惡者我不知也積善善氣至我不知其為善故善者吾善之積惡惡氣至我不知其為不善故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與不信亦猶是也任之自然吾無容偽於其間是謂德善德信矣以如此則齊善否同信誕而吾心無所偏係故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常有也以此徇聲色之娛故皆注其耳目不知收視反聽守母之道唯聖人常無心也懷天下之始復守天下之母故皆孩之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萬物出於天地之機曰生入於陰陽之變曰死與生死為徒者未脫乎天地之機未免乎陰陽之變者也然萬物出生入死而

獨云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者何也此皆民自令耳非天地毀鬼神害也以其有知而形動故也目親生之來不能却死之去不能止何故以其生生之學而動之死地也夫惟聖人懷微妙抱質樸而不敢有為與天下交爭焉雖有猛獸不能據也雖有兵刃不能害也蓋其積德玄通物莫之能傷者故無死地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何自而生邪畜道真和之氣萬物由而生之道之所以生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何自而形耶緣天地升降陰陽之勢萬物由而成之物之所以形也故曰物形之勢成之以道能生故物莫不首之夫是之謂尊道以德能畜故物莫能賤之夫是之

謂貴德唯道與德寓於積陽之上非期事貴於物物自專貴之以其自古及今莫之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此道行乎天地之間而常自然者也若夫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則天地之所同也故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一生天地然後天下有始故以為天下母既得天地為天下母乃知萬物皆為子也既知其子而復守其母則其子全矣蓋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若能知之而復守天地之道則終身不殆矣是以體天地之道者處無為之事情行不言之教故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不知道者多言有為以從事於務而失守母之道

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小者天地之樞柔者道之妙用唯自知而見天地之道故曰明唯自勝而守天道之妙故曰強明者合陰陽而言之光出於明以無為用在己則有意者已聖人去智與故不由而照之于天故用其光復歸其明光耀於外謂之道殃無遺身殃而復歸於明是謂襲常矣如此然後可以為守母之道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蕪舍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夫山徑之谿介然用之則成路為閭不用則茅塞之矣世之人不知大道之妙而施作有為所以致茅塞其心夫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是以有知者畏而不敢施為也大道甚夷視之而不見也民心欲速是以好運而終迷於大道且心為君主之官故心有所撰則寸田失守寸田失守

則和氣不降和氣不降則太倉虛矣故曰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以其如是則分高下之品有爭奪之奇貪五味之爽故服文絲帶利劍厭飲食者有之資財有餘則總其害之原也是謂賊道賊身之務而不知者尚矜誇己之才能而已可謂盜誇非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者造始有為者也唯道建德判立天地巍然乎其不拔此分一氣而為兩儀之時也抱者即而不離者也唯德抱道生成萬物綿綿乎其不脫此散一氣而成庶類之時也物同得於一氣唯人為最靈故能之萬物之祖天地之原於此建中抱一以為

天下則垂之後世子孫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不輟矣是道也吾原其始蓋本於修之身而已道之真既以治身則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宜以為天下由一身而及乎天下則其修彌廣其德彌進矣修之身者神雖在身先隱天地靜居萬物之始令意莫在身此所謂修之身則其德乃真矣由此推之人雖在家今意莫在家此所謂修之家則其德乃餘矣人雖在鄉今意莫在鄉此所謂修之鄉則其德乃長矣人雖在國今意莫在國此所謂修之國則其德乃豐矣人雖在天下今意莫在天下此所謂修之天下則其德乃普矣故以身觀身者內視審躬而觀己之德也夫一家一鄉一國以至天下之觀者聖人無容心焉各以其自觀之故得自然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赤子不螫不撻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挫固未知牝牡之合而

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赤子之性與道為一其天守全其神無隙是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而含德之厚可以比於赤子若是者積德玄通藏於天而物莫之能傷也故螫蟲不螫撻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挫固者德全於地道也地之氣始於子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挫固者是純氣之守應於地道也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者德全於常道也常然之道其精甚真赤子未知牝牡之合而時有峻作者是道之真精應於人也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至者德全於天道也天主聲以其陰陽之氣和而未分故終日號而嗷不嗷也知和者陰陽混而為一故曰常知常者陰陽合而未分故曰明赤子之性與天地合其德不以生為益反為益生者動之死地之兆是謂祥矣既以生為益則必以心使氣是謂堅強之徒也始於益

生致於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道要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所以言者以言相然相然者意之默識而已未嘗見於說說之言辨也故曰知者不言不知道者以言相煩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故曰言者不知唯聖人知天地之道有大美而不言故塞其兌閉其門塗卻守神而退藏於窻及其出而為天下於此體天之道則挫其銳而和其光也於此體地之道則解紛而同其塵也天地之道是謂玄同玄有赤有黑故玄同則合乎至一而與天地相參天道無親故不可得而親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也地道無欲故不可得而利既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也大

不可得而賤也若是者宜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絜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開在宥天下不閉治天下天下不可治也故以正治國者必以奇用兵蓋正復為奇則有用兵之患以福兮禍所伏也孰知其極是以聖人以無事取天下無事則法地而好靜好靜則法天而無為無為則法道而無欲無欲則天下自然歸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治出於有為而失太上不言之教故多忌諱之禁則四民違業而彌貧民貧則征求利器貪汚之風生故國家滋昏玩好伎巧難得之貨貴故奇物滋起由此利害相攻法令滋彰寇核大至民不聊生故盜賊多有奇兵之用緣此而起此乃以

正治國正之極也是以聖人無事則國實民富故忌諱不生好靜則天下自正故利器不作無為則萬民自化伎巧何施無欲則民自歸樸盜賊何有此乃以無事取天下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太上之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天下知有上而不知有政故為政無處正自居之悶悶者有政而不作也有政不作則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其民亦淳淳而若樸焉然既立政為正必有以察為奇故始於悶悶而終於察察終於察察政之極也其政太察使民無所措手足故其民缺缺焉聖人言但知求福不知罪孽但知養身不知戮形禍福倚伏理之然也故曰孰知其

極其無正邪世之人以政為正不知正之極而奇生以福為善不知善之復而妖起迷迭相傳于今久矣是以聖人方如廣德之厚故不割也廉如上德之清故不劇也直而不申於外光而返照於內無正可處無奇可察是謂無極之道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嗇者斂也畜也歸之於德也以外言之曰斂以內言之曰畜斂於外者至於無欲故後其身外其身所以治人也畜於內者至於無知故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外則無欲法地之靜而得以盡性內則無知體天之用而至於復命盡性而至於復命是乃復守其母故謂之早復焉早者日升於甲陽之首也復守其母則與天地合其德是之謂重積德積德玄通與道合真則

無不克與道合真者難終難窮故莫知其極難終難窮者萬理咸備故可以有國有國之母者道也不方不圓與天地並故可以長久始於守母是謂深其根終於復命是謂固其蒂得天地為常而五行不相克與大道為一而三光無明冥是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不可施為也故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自人之則大國者乃天中地戶黃帝之鄉所以治之亦若此而已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一心定而天下故鬼無所出其靈響依人而行何神之有哉非其鬼不神也以其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是神亦不傷於人也非其神不傷於人也以其聖人處無為之事而天下化成使民外則無爭奪攻戰之患內則無圖為

殺怨之心不犯神之報應是乃聖人亦不傷人矣人與鬼神兩不相傷則神之于矣貽爾多福而歸德於神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而德歸於人也德歸於神故子孫以祭祀不輟德歸於人故天下樂推而不厭此乃聖人以道蒞天下之効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水以善下故江海能為百谷王大國欲兼畜人亦以其下流而已故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是謂天下之交然必自處以柔靜而後可牝常以靜勝牡而牡歸之者以靜為下也靜則無事唯無事可以取天下而況於國乎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者君道也或下而取者臣

道也君猶天也天道下濟而光明故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臣猶地也地道卑而上行故小國不過欲入事人至於天地交而萬物生人道交而功勳成則兩者各得其所欲然宜下流者唯大國而已故又曰大者

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與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實不善人之所係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業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道者虛無之淵人皆見物而不見乎道則以道為萬物之與故也得道之妙則為善是謂性命之實得道之言則為不善然亦於道有所保焉市者衆人之所歸加者置諸衆人之上美言尊行人之不善於道者亦足以得衆而人上之夫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坐而論道者也有拱壁以先駟馬則美言尊行得衆而人上之如此雖

如此亦不知坐進無為之道得其妙之為愈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性命之實求則得之而生之所保持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二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聖人體天道以行不言之教故為無為體常道以處無為之事故事無事體地道而樂恬淡之能故味無味自其所應者言之若有為有事有味也自其所守者言之則其為者無為其事者無事其味者無味而已世之人不通乎此故勇動多怨緣小而至大緣少而多唯有心於事為者怨之間也然大小多少緣類而報皆出於自得天地應之如谷故曰報怨以德由此觀之天下之難事緣作於易而至於難也天下

之大事緣作於細而至於大也故患生不意禍生絲微此之謂歟是以聖人以天合天故終不為大與道為一故能成其大且輕諾多易者傷輕易於有為也故寡信而多難矣聖人行不言之教故無寡信之行處無為之事樂恬淡之能故無多難之尤任其自然而不敢為故終無難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安靜未萌易為持謀所謂為之於未有也脆微已作易為泮散所謂治之於未亂也然為之於未有者能無思慮乎治之於未亂者能無智謀乎故聖人言謀思危之首

危者將不久不若戒事物之先而忘其為戒事物之始而忘其治之為愈也夫大生於小高生於下遠生於近理之然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唯聖人見端而思末親旨而知歸是以無為也故無敗無執也故無失若夫民之從事未免於有為有治而不知慎戒所欲浸長真和乃盡故幾成而敗之豈不然哉若能慎終如始反嬰兒守母之道則無敗事矣故聖人欲不欲外無所為難難得之貨不足貴也學不學內無以為難美言專行不足尚也以復衆人為治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措式常知措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道無為則自得於內道無不為則化成於外是以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

之明則澆淳而亂愚則守樸而靜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而有知也智者爭之器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非以其明之耶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非以其愚之邪國之賊則開人者賊生也國之福則開天者德生也此兩者亦措式可則而像之能知措式然後可以觀於天故是謂玄德玄德者上德也故深矣遠矣物無得而偶之者惟同乎大順而已故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入以其言下之欲先入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以其善下故取百谷之流而為王矣王有歸往之義故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聖人體天之道而以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故從之也輕體地之道而以身後

之則處前而人不害故利之者博若此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要其所以然者亦不過善下而已唯善下者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實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夫道包裏天地充滿六極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天大地大肖道而已故能久然天地空中之一細物其於道亦細也夫是以我有三寶實而持之一曰慈者父道也造物之主言天也二曰儉者母道也畜飲之主言地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者天地之原也感而後應

不為物先言道也。天地道兼而用之則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三寶無出於此者。凡人皆有是富在實而勿失持之為上。夫天道生之覆之是所謂慈。雖慈也然不爭而善勝是慈。故能勇地道畜之育之是所謂儉。

雖儉也。然德合於無疆是儉。故能廣唯大道總乎天地之原。雖不敢為天下先。然生化之字待是而立。故能成器長。若夫逆天地而捨大道者則死矣。夫慈以戰則勝者以陽戰陰也。以守則固者把玄之道也。且以順戰逆待時而動則援之而勝矣。不可動則守以順天時亦衛之而固矣。故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善為士者懷三寶之道。不以兵強天下。而用武也。于以戰人是為善戰。于以勝敵是為善勝。于以用人是為善用。善戰者待時。

而後動。雖戰而不怒。體慈之實也。善勝者慮勝而後會。雖勝而不爭。體儉之實也。善用人者智不自慮而悅以使人。故人樂為之用。體不敢為天下先之實也。善於此者。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也。然古之為正。正復為奇。乃有用兵之戒。故曰古之極。孰知其極也。夫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者。明其言非我有也。乃用兵者之常言也。吾不敢為主而為客。則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未嘗感人也。應之而已。既不得已。則非踴躍用兵。而以樂殺人為事者。是以不敢進寸而退尺。故曰行無行也。攘無臂者。善戰而不怒也。仍無敵者。善勝敵而不爭也。執無兵者。善用兵而為之下也。此乃深得三寶之道者。然三寶非獨。

論兵而已。奈何古之極。遂至於用兵也。兵乃凶器。不可輕敵。輕敵者是樂殺人也。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故幾喪吾寶。是以抗兵相加。則哀憐者慈也。以慈為寶。則無輕敵之禍。故勝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無思無慮。始知道。故易知也。無從無道。始得道。故易行也。而天下富貴者。侈欲以喪真。貧賤者。勞役以傷生。皆喪已於物。失性於俗。故莫能知。莫能行矣。夫言有宗者。明一章之言。其統之有宗也。此之謂易知者。歟。事有君者。明一章之事。其主之有君也。此之謂易行者。歟。不失其宗。與君何患。不能行哉。故聖人言于若行。吾道當知上。慈原智亦不獨生。皆須對因緣。若無行。宿本是謂無知。惡能明太玄妙之理。此所以不吾知也。有不言而知者。見非於。

衆有不學而得者見異於俗故知道者希足見得見者貴也是以聖人薄於外而厚於內不銜需於人懷崑山之玉而莫能知者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本無知也以無思無慮而知道矣故曰知不知是謂真知能知不知之知者其知尚矣不知不知之道而昭然有知者高談

妙論以究本窮元其知病矣唯知知病為病而忘其知者是以不病也聖人何矣不病也以其知知病為病而常若不知矣是以不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怒而威其威也小不怒而威其威也大聖人不以威屈天下使民無畏威之容而有

畏德之心則不怒之威默加乎人是謂大威至矣化民使得盡其性則擴而充之所居無狹育而成之所生無厭此乃聖人以體夫天道者也體天大威而不怒體地廣居而不狹體道生生而不厭惟上不

厭民之所生則民亦得盡其性而不厭矣是以聖人不自見故明矣惟明所以自知而體天地也不自貴故德矣惟德所以自愛而法大道也故去彼自見自貴而取此天地道者焉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勇於敢為而以身先天下者是謂逆天道也故殺矣勇於不敢為天下先者是謂體天道也故活矣然勇於不敢者於生之利而於俗之害勇於敢者於俗之利而於生之害在世俗觀之不能無疑故惑之也若

夫天之所惡孰得而知其故哉且天道虧盈而益謙故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以聖人猶難之而不敢為也夫天之道本無所為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拒物之多皆所受命於此是謂

不爭而善勝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固不言而善應也善者福之淫者禍之固不召而自來也示人以易知應物以多變固坦然而善謀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其以此歟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民得其性則常樂其生苟失其性則死亦何畏哉雖為奇法以死懼之民亦將抵冒而終莫能化也若使民常畏死是致民得其性而知生之樂故重犯法也有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又孰敢為哉常有司殺者

殺是謂有德司契也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何執而殺之矣夫代司殺者殺是謂無德司殺也民常不畏死而以死懼之豈不謂代大匠斲耶斲物之大匠者造物之主也造物之主者天道無為也逆天制物者有為也希有不自傷者也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聖人之治省刑罰薄稅斂知天之天然後民可得而保也食稅之多以其賊重而不知薄稅斂以養之故民之所以飢上之有為以其政煩而不知省刑罰以安之故民之所以難治凡人之情興於富庶然後有恒心還於淳樸然後無他欲至於飢而難治則不安其分至而欲利之愈動是以於生太厚而動之死地者有之故人之所以輕死也唯

得道之人寸田內守而和氣自降形精不虧而天守自全若是者達生之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是賢於貴生也異於生生之厚而輕死者矣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人之生也骨弱筋柔其死也筋骨堅強草木之生也甲脆枝柔其死也枝葉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理之然也兵強則不勝與木強之理共矣堅強死之徒故居下柔弱生之徒故處上亦天地之道所宜然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是以聖

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也

天之道以中為至而已無過與不及也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不使之有餘故有餘者損下者舉之不使之不足故不足者補蓋天道減盈滿補虛空毀強盛益衰弱人之道則一切反此損不足以奉有餘能以有餘之道奉天下者唯天道為然聖人體道者也故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未嘗以所長而自見於人故常無損此聖人之所以能天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始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能攻堅強之物物莫能勝者以其有常而無以易之也故幾於道矣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何哉以其益生以其心使氣故

夫柔弱之道也夫柔弱有常而無以易之者其唯天地之道乎唯地之道受國之垢而不自化乃化化者也是謂社稷主此之謂柔之勝剛者歟唯天之道受國之不祥而不自生乃生生者也是謂天下王此之謂剛之勝強者歟夫正言若反者受國之垢與不祥也以正言之若反者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微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陽為德無為也陰為怨有為也世之人勇動於敢為故有怨加以知慧仁義以和大怨怨愈多矣夫若是者安可以為善且知慧外通仁義多責故勇動多怨是以聖人執天之行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害予於人而不取也故不責於人何怨之有上德無為而報怨以德故曰有德司契下德有為而以和大怨故曰無德司微天之道是謂上德者無親無味唯善人無為者常

與之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與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九隅八區寓以小國況至德之世地不加闢民不加聚能使一國若一家一家若一身蓋我好靜而民自正雖有智者創於前巧者迷於後民亦無機心之累故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於是時也民皆樂生安土自守其國是重死而不遠徙也以不遠徙也故無川途之險雖有舟與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大信不約何假書契乃復結繩而用之故力田而甘其食躬桑而美其服懷土而安其居存生而樂其俗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往來無欲無求莫之為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理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信言者希言也其出口也淡乎其無味故不美美言者貌言也其於人也輕諾必寡信故不信天道不言而常善應故善者不辯和大怨者安可以為善故辯者不善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則將以反說約也故知者不博以博溺心則聞見愈多不如其約也故博者不知夫不美也不辯也不博也所謂在己無居者也聖人之道在己無居則運而無所積故聖人無積以有積故不足無藏故有餘聖人無積故能以有餘之道奉天下天下皆往資焉而不匱故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夫聖人之道即天之道是已惟天之道利而不害故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且天以美利利天下何害之有聖人出為於無為亦非亂

天之經逆物之情也又復何爭焉此德經也而言終及於此者以德兼於道道兼於天不明於天斯不通於聖故混元以此終焉

古之聖人由道以顯教因言以見道道本無形妙不可測然不假於言則道何緣而明苟言不盡意則直書辭稱微妙難識微妙難識學者莫知其根

○道德真經解卷下

道德真經口義

發題

彼一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為藏室史官周景王時吾天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屢見於禮記於夫子為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太史公謂夫子所嚴事亦非過與也及夫子沒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嘗見秦獻公言離合之數或曰儋即老子非也儋與聃同音傳者訛云周室既衰老子西遊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為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其上下篇之中雖有章數亦猶繫辭上下然河上公分為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數奇其章三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四嚴遵又分為七十二曰陰道八陽道九以八乘九得七十二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初非本旨乃至逐章為之名皆非也唐玄宗改定章句以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尤非也今傳本多有異同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真愈難

矣大抵老子之書其言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世習尚就以諭之而讀者未得其所以言故晦翁以為老子勞攘西山謂其間有陰謀之言蓋此書為道家所宗道家者流過為崇尚其言易至於誕既不足以明其書而吾儒又指以異端幸其可非而非之亦不復為之參究前後注解雖多往往皆病於此獨穎濱起而明之可謂得其近似而文義語脉未能盡通其間窒礙亦不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却不然莊子宗老子者也其言實異於老子故其自序以生與死與為主具見天下篇所以多合於佛書若老子所謂無為而自化不爭而善勝皆不畔於吾書其所異者特矯世憤俗之辭時有太過耳伊川曰老氏谷神一章最佳故文定曰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皆至論也朱文公亦曰漢文帝嘗參只得老子皮膚王導謝安何曾得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晉宋人多說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然則前輩諸儒亦未嘗不與之但以其借諭之語皆為指實